

APR 4 1947



新八號

目要

談個性及其他.....黃安思	粵省本月恢復徵兵.....方敏	劉峙為何撤職.....李超	蔣軍第三師的覆滅.....丁曼	琼崖內戰打到何時.....林枋	論華萊士事件.....解放日報	廣東省行政會議的必然結果...社論	讀廣州行轅駁中共廣東區黨委一文後
----------------	-----------------	---------------	-----------------	-----------------	-----------------	-------------------	------------------

國立北平國公報
版出日一月十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廣東省府主席羅卓英，在全省行政會議的第三日向大會提示，強調此次會議，須指出民衆之痛苦與民衆之需要，以求解決與滿足。這個提示，多麼堂哉皇也，誰敢說國民黨的統治者不是「愛民若赤」呢？他們不是把握着「一切以民衆的利益爲依歸」的原則嗎？

在大會的第六日，羅氏又向大會提示，把治安、糧食和交通三大問題作爲當前施政的中心。特別是治安問題，最爲詳盡，除了檢討過去本省各地綏靖剿匪經過外，並提出了一大堆所謂「積極方法」。

根據羅氏的兩次提示，我應當老老實實告訴他：第一，他並沒有懂得或不願意真正懂得民衆的痛苦，當然無從解決民衆的需要；第二，因此，他就不能提出爲人民利益出發的施政中心，這兩者是相互連結的。

不能否認，治安、糧食和交通三項都是當前施政中的重要問題，但如果問題的提出，是根據民衆的痛苦與需要爲原則，那就還有更重要的問題如實施地方自治和肅清貪官污吏的問題。

國民黨的上下下人物，都在拚命宣傳實施「憲政」，「還政於民」，硬說十一月將不理一切反對，單獨召開「國民大會」，實行「制憲」「頒憲」。誰都明白，只有在普遍實施地方自治的基礎上，才有真正的憲政，地方自治就是「還政於民」最起碼的工作。而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的自由，又是地方自治的先決條件。可是，省行政會議根本不敢接觸到這個問題。如果這個會議真正以人民的利益爲依歸，首先就要解決這個問題，如果這個會議是爲了鞏固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自然就不必談這個問題了。

廣東省行政會議的必然結果

對於廣東政治的貪污腐敗，連民政廳長李揚敬也十分不滿意。他在行政會議第七日，痛論縣政腐敗的情形，他說：「縣政人員的貪污舞弊，爲構成縣政日趨腐敗之主要原因。」「查光復後一年之廣東縣政，莫不烏烟瘴氣，差強人意者，實又鳳毛麟角。」「貪污舞弊的事件，觸目皆是。」另一方面，控告縣長的案件，過去已積壓了很多，開會期間，便更顯得熱鬧。

是廣東人民的極度悲慘！



就羅氏對於三大施政中心的提示來說，也都實質上與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請看他對於治安問題的積極方法吧：（一）今後縣市局長必須直接負起治安責任，剷除依賴正規軍及保安團隊的心理。（二）開發蔣主席訓詞「用兵不如用民」之意義。（三）強迫好人當保甲長，切實執行民槍登記。（四）設法恢復水陸交通。（五）實行「連剿連保連坐」。在羅氏的提示中，特別強調海南島的「土匪」問題，非首先肅清這些「土匪」不可。確切點說，所謂「治安」問題，實際上就是「剿共」戰爭問題。照羅氏的說法，目前，依賴正規軍和保安隊顯然不能完成此項任務，必須由縣市局長、親自組織與領導地方的反動武裝，來協助「剿匪」工作。那些好人，不願出來「反共」，必須強迫他出來，一切有利於「剿匪」的水陸交通，必須設法迅速恢復，實行殺無赦的連誅連坐法。所謂三大施政中心，實際上只有這個中心，其他兩項是「糧食要增產」以便利徵實徵購，充實軍糧；「交通要改善」須大舉徵工，以便內戰動員。兩者都爲了完成「反共」「內戰」的順利條件。

因此，羅卓英從廬山飛回來親自主持的全省行政會議，是完全爲了配合全國內戰局面，具體佈置廣東全省的反共工作的會議，經過此會議之後，廣東的恐怖統治，將更前進一步；法西斯氣餒的高漲，將會達到更高峯的階段。

末了，我們不能不向羅主席致意：你那必須一指出民衆的痛苦與民衆的需要」的寶貴提示，請好好地收起來，放進保險箱裏，下次會議時再原封不動的取出來應用吧！

再說幾句話

讀廣州行轅政治部駁中共廣東區黨委一文後

近來國民黨當局的惡魔面目，愈來愈加猙獰了。大好省城變成恐怖之城，在製造共黨「暴動」的謠言的後面，就是他們的軍警特務搜查拘捕人民的非法暴行，黑名單上註的是「格殺勿赦」的字樣，逮捕之後必有暴行，這就是今天「蔣管區」內的當政者一套新花樣。根據這種實際經驗，在這種「滿城風雨」，恐怖氣氛籠罩着人民的時候，讀到廣州行轅政治部的「駁中共廣東區黨委」的「露論」，就可明白，他們除了藉此製造一個所謂中共「預謀暴亂」，「武力奪取政權」的印象，以便更大規模的從事其屠殺迫害人民的非法暴行之外，別無其他意義！據傳蔣介石要到廣州來了，官員們忙着打掃墳坑，以媚共主，行轅當局焉能不一番吹唱，以表示其反共反人民的忠貞呢？在這種，我們有說明一些問題的必要。

第一，東江縱隊北撤人員名額為二千四百人，其餘都因為廣東國民黨當局不答應他們北撤，只好復員，這批復員人員不只七百餘人，因為東縱原有人數是一萬多。這並不是「誇大宣傳」來嚇唬「共英雄」，也不是復員後「散播在人間而延滋長」，更不是什麼「和土匪合流」。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便有簡單敘述東縱發展歷史之必要。

廣東的中共部隊，除了瓊崖縱隊是原日紅軍游擊隊外，其餘都是在抗戰期中，在敵人南侵，廣州失陷，國民黨軍狼狽潰逃的時候生長起來的。在東江，有曾生和王作曉兩支人民子弟兵，在珠江三角洲，則有吳勤的廣游二支隊。他們初組成時，都有國民黨當局發給的名義。他們人數的確不多，可是說一句老實話，在廣東認真打日本的却只有他們。而日到了後來，因為他們認真打日本，愛護人民，被日本和汪偽恨之入骨，同時，國民黨也恨之入骨，於是取消他們的名義，指為「奸匪」，以為這樣用「非法武裝」的罪名，就可以和敵偽合起手消滅他們了。但是事實上却消滅不了，他們愈戰愈強，愈打愈大，人民愛護，親若一家人。另一方面，因為敵人還是要向國民黨進攻，國民黨垮得可憐，地方失得更多，而堅持抗日的人民軍隊就日益擴大了，人民解放區也日益擴大了。其時，中國共產黨知道他們經過考驗，已經不愧為八路軍、新四軍的兄弟隊伍，又經過他們全體指戰員和人民的同意，便成立為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和珠江縱隊。這是一九四二年底兩人打通廣九路之後的事。自此以後，由於有了中共領導，隊伍更形堅強壯大。他們所做的事，例如在毫無接濟之下打日本而能够打勝仗，繳敵人的槍來武裝自己；在香港失陷時營救國際友人，文化界和救護傷兵；營救遇險的盟國飛行員；幫助人民建設民主政權，實行減租減息，發展生產等等，都是國民黨從來做不到的，所以他們獲得人民極大的擁護，和國內外的光榮聲譽。敵人在一九四三年發動殺死攻勢，國民黨從中原退到貴州省，廣東也全面淪陷了。東江縱隊和珠江縱隊在此時成為廣東抗戰的旗幟，

目錄

廣東行政會議的必然結果	社論 (2)
再說幾句話	社論 (8)
讀廣州行轅政治部駁中共廣東區黨委一文後	社論 (8)
我所知道的優待	江風 (16)
瓊崖內戰打到何時?	林枋 (6)
粵省本月恢復徵兵	方敏 (12)
響應陳嘉庚	俞同 (13)
還相挽回民心	崔明 (13)
論華萊士事件	解放日報 (5)
國民黨官兵反戰的潮流	瀟湘 (8)
蔣軍第三師的覆滅	丁曼 (15)
瑣談國民黨軍隊	平野 (6)
地雷陣	石瑛 (1)
鷄鳴報曉的時候	羽章 (11)
爲誰打的內戰? (自由談)	俞同 (10)
拭目以觀其後	走卒 (9)
我對美國的印象	蘇聯·愛倫堡 (11)
東北農村風景綫	萬德 (13)
時評 劉峙爲何撤職	李超 (12)
時評 滬當局強迫軍樂「停刊」	崔明 (12)
珠江三角洲人民子弟兵	李超 (12)
抗戰史(續)	公曼 (19)
梅塘血淚連瀟(信箱)	海鳴 (20)
談個性及其他	黃安思 (17)

解放區成爲廣東人民希望寄托之所在。他們活躍于東江南北岸，珠江三角洲，和英德、佛崗、翁源、始興、南雄等粵北山地，這時候，他們的人數就有一萬多人，珠江縱隊後來北上和東縱粵北支隊合併。一萬多人的數量太多嗎？不，當時廣東人民只覺得他「數量還少，以致不能把國民黨拋棄的土地一一收復。他們是「禍國殃民」的「非法武裝」嗎？不，他們之中任何一個戰士，對於民族與人民的功勞，都非連一寸國土也守不住的國民黨將軍們所能比擬。時至今日，國民黨的反共英雄們還敢于指他們是「禍國殃民」，這真是廣東人民的恥辱！

第二，關於東縱復員人員問題。行轅當局現在實行所謂「集訓」，據他自己所描寫，是「採取自動報到的形式，訓練期內則行營政治部政工大隊人員，共同起居飲食，有充份的生活自由，並無絲毫歧視的心理」，因此中共「應感激當局這種愛民如赤子之心」云云。對於這種大慈大悲，我們是始終懷疑的。因爲在編留遣批中共復員人員的所在，是用大隊憲兵嚴密守住，並經常架起機關槍來，我們誰也不敢設想在機關槍口瞄準下的「自由」和「優待」的真正內容是些什麼！我們過去早已知道，抗戰結束後，也曾經過大批國民黨的軍官被殺，大批國民黨軍的士兵只拿到二百元國幣的「勝利金」復員去了，他們被復到街頭流浪，擺告地狀，哀號求乞，淪爲小偷，做了土匪。八百壯士曾是抗戰中名震全世界的，但謝晉元團長「孤兒寡婦，至今仍在捱飢抵餓，向記者垂涕而道，控訴國民黨當局的不仁。那麼，如果行轅所描寫的「優待」中共復員人員是眞的話，我們不免要問：爲什麼你們竟會那麼偏愛他們？我們又知道，在原日東江解放區裡，不但東縱復員人員要逮捕，而且會參加自衛隊（民兵）的也要逮捕，逮捕不到便罪及父母兄弟妻孥，抄沒家產，比之專制帝皇的誅滅九族，還只不過差了一點。你們的「愛民如赤子之心」，真是猶哭老鼠的眼淚！在這裡，我們還得替你們可惜，因爲你們用盡心機毒計，但囚在集中營的東縱人員只有卅六人，而且大部份是內戰時被俘的，張發奎也說，「還有六百餘人踪跡未明」，這樣怎能向國防部和蔣介石報銷呢？何況中共復員人員的數目遠不止這個數目。不過由此可以證明，正因爲愛民若赤的不是國民黨當局，而是中共和東江縱隊，所以東縱北撤之後，人民仍然愛護復員的子弟兵，決不肯讓他們膏虎吻！他們現在的確是「散播在民間」，依然和人民結合。你們不肯讓他們這樣散播，要抓他們到集中營去「訓練」，抓不到便加以土匪罪名，這就是違背不加歧視保障安全自由的協議，就

是你們的罪惡！但人民和你們相反，人民歡迎這種散播，人民用自己的辦法來保障他們的安全。我們對善良的人民衷誠感謝，但對國民黨當局把自己的吃人罪行，描寫成爲一幅美麗的圖畫；把黑心說做「愛民若赤之心」，只有感到可耻！

第三，關於自衛問題。在廣東還有沒有一黨派間的軍事衝突？肯定的答覆：有！因爲東江北撤協議，不包括瓊崖問題，中共的瓊崖縱隊因與東國民黨當局拒絕他們北撤，而且大規模長期地進行內戰，所以，在瓊崖還有一黨派間軍事衝突，但除瓊崖外，中共已放棄了直接領導的武裝鬥爭。中共三人會議代表謝承志，第八小組中共代表方方，在歷次談話或公佈的備忘錄中，均作如此說明，行轅方面屢圖歪曲真相，但我們也只好再三再四揭穿。

原日解放區人民，現在災難深重，復員人員，民兵，抗屬，民主政權人員，以至開明士紳，都逃不了迫害，土匪隊伍餘東來，黃文光之流橫行霸道，地主劣紳逼租逼債，減退租息，加上爲了內戰強行恢復徵實徵兵，人民的痛苦，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我們不得不勸告當政者不要迫人民上梁山，如果一定要這樣逼，使老百姓做人不成，爲了生存，只有自衛，而中共復員人員在潰個時候，仍本一貫爲人民服務之美德，結合人民，以此強暴，誰曰不宜？「順民者昌，逆民者亡」，其所以亡，不是什麼天命天意，而是由于活不下去的人民起來反抗，古今中外的歷史的軌跡，是沒有例外的。

現在廣東多土匪，東江原解放區內也多土匪。這些土匪一部份是過去國民黨統治下造成的積匪，現在因東縱北撤了，就重復起來活動了；一部份是漢奸偽軍殘餘，轉化爲匪；一部份是國民黨特務勾結惡勢力而爲匪；也有一些破產農民挺而走險；而且國民黨的地方隊伍如徐東來之流也正是土匪隊伍。這些土匪，擾亂治安，傷殘百姓，我們認爲是應該肅清的，所以許多地方紳士，看到桑梓的混亂不寧，他們要出來組織安定地方的自衛隊伍，要求東縱復員人員本過去肅清土匪維持治安的經驗，爲桑梓造福，我們是完全同意的，我們希望東縱復員人員雖在失掉中共內運的情況下，能始終不渝地保持革命品質，保持爲人民造福的堅貞，善於思考問題，分析情況，始終爲人民利益、桑梓安寧，爲和平民主而奮鬥。如果東縱復員人員既這樣爲人民服務，還受到國民黨當局的歧視逼迫，那麼誰能制止他們要起而自衛呢？誰能叫他們只有束手待斃呢？

論華萊士事件

解放日報

在過去一個月中，接連發生了許多重要事件，交織成戰後世界局勢中最複雜緊張的一個月份。這中間最引人注意的事件之一，就是美國的華萊士事件。

華萊士九月十二日在紐約的演說這樣說：「各地普通人民從未有如今日之切望和平，然而他們也從未有如今日之畏懼戰爭」。他指出避免戰爭危險的辦法，是取消美國的「對蘇強硬政策」，而代之以「美蘇和平相處」的政策。關於中國局勢，他主張「一個統一與和平的中國」，建築在該國各黨派合作及外國不干涉政策之基礎上。華萊士並披露了他七月十三日致杜魯門函，揭發了美國政府裡存在着「一種『事思想派』」，「此種思想之一派，主張一種『預防戰爭』，即在蘇聯擁有原子彈之前，以先下手為強，向蘇聯進攻」。華萊士的演說，信實，接觸到當前國際局勢中最重要的問題。這就是自今年二月以來，美國反動派以李海、范登堡、貝爾納斯集團為代表所實行的「對蘇強硬政策」，已形成戰後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華萊士的演說和信件，不僅反映美國資產階級中眼光遠大的份子和廣大和平人士的焦慮，而且也符合于全世界人民憎惡侵略戰爭、渴望持久和平的情緒。

說話更積極地援將內戰的政策。在日本，麥克阿瑟于九月二日發表反蘇聲明，公然強調日本在未來美蘇戰爭中的戰畧地位，露骨地表白保存日本反動勢力，以作為美國在東方的警犬的政策。在德國，貝爾納斯于九月六日在斯圖加特演說，要求立即成立德國臨時中央政府，暴露了扶植被打敗的德國法西斯殘餘勢力的圖謀。在巴黎和會，這九月中旬止，由美方的多方阻撓，和會工作的進展和蝸牛爬行一樣，經過了七個星期，僅僅討論了和約草案三分之一，修訂案四分之一。范登堡正在挑起私的糾紛，以便造成和會新的危機。在美國國內，反動派從八月、旬以來，盡力散佈反民主、反蘇以及戰爭的空氣，又動員報紙不僅百端譏笑美國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中美共等，而且也盡力污蔑中國民主勢力、南斯拉夫民主政府以及歐洲其他民主國家和黨派。美國的新軍閥們，一個個的準備戰爭，宣佈不從中國撤兵，北極以及阿拉斯加的軍事演習計劃，和平時軍火準備計劃等等。

所有這些，不能不引起美國人民空前普遍的憤慨和反對。正因為如此，華萊士演說馬上震動了全國，杜魯門內閣發生危殆，杜魯門會同兩院企圖與華萊士取得妥協，以便一方面執行李海——范登堡——貝爾納斯對蘇強硬政策，一方面把華萊士在「關於蘇聯」為長節。但華萊士和平政策與貝爾納斯「對蘇強硬政策」的衝突已經表面化了。軍事思想派以反動派，懼怕華萊士的繼續留任將成為他們的政策的嚴重障礙，因而不能不把華萊士「擠出內閣之外」。在華萊士事件中，反動派好「贏得一個『勝利』」，但是這個「勝利」是暫時和表面的，而個「勝利」正是反動派悲哀的開始，反動派驅逐華萊士，工人出閣，但是却使美國人民上了一課，使他們更加覺醒和團結起來，為保衛和平而鬥爭而努力，這事件使美國人民認識杜魯門政府在反動派控制之下，背叛了羅斯福政策，掃除了「新政」遺規，清洗了「新政」舊人，使美國人民認識政府當前的外交政策是導奉大財團和新軍閥的意旨，妄圖獨霸世界，把美國推上爭的罪惡政策。這個事件是給華萊士上了一課。華萊士要思想和軍事思想派作鬥爭，必需要依靠美國人民和美國的民主派。華萊士事件清楚地顯示了在美國今天存在着兩條不同的道路，人民要求和平的道路，新興軍閥——軍事思想派，則要求戰爭的道路。而今天的美國政府，日益為「軍事思想派」的工具。但是美國的一軍事思想派和反動派是極少數和見外強中乾的，而美國人民與美國民主派則隱藏着不可戰勝的偉大力量。華萊士去職後，堅決為和平奮鬥的宣言，立即獲得各界和平團體和人士的響應。美國鐵路工會日宣佈擁護華萊士下屆總統候選人。此舉國人與民主派爭取和平統一戰綫運動，不管有多少嚴重困難擺在面前，但是他們前途是極其廣闊的，它將進一步掃清各種障礙而獲得空前的發展。個個世界各國人民反對美國民主派政府的、潮起之下，有力軍以衛和平，擊敗反動派發動戰爭的陰謀計劃的。

瓊崖內戰打到何時？

林枋

瓊崖共產黨人和它的代表者馮自駒上校所率領的獨立縱隊，一九四〇年底開始被反動當局所進攻，自那時起，它們一直在敵頭兩面夾攻中生存和發展，血手淋漓的日寇固然不會放過它，吳道南、王毅、丘岳宋等統率下的全瓊反動軍，也會有一刻對它鬆過手？然而那怕日寇和一切反動派是那樣的急不及待地使用一切手段，企圖把它消滅；但是事實恰恰相反，在七年的頑強搏鬥中，獨立隊更加壯大了。敵人投降之日，獨立隊全軍比改編時壯大十五倍以上，它的武器百分之八十是來自戰鬥繳獲。它們為什麼能夠在一個孤島上，在毫無外援和接濟的條件下，堅持長期的抗日戰鬥和自衛戰鬥，而且日益增強和發展呢？理由很簡單：只因爲它們是正義之師，是人民軍隊，爲捍衛國土和人民生命財產而戰，人民愛護它，幫助它，把自己的兒女貢獻給它，它的困難依靠了民衆獲得解決，靠着軍民一體，所以它能够在極端困難的戰鬥中堅持了下來。人民，是一切力量的源泉。牠永遠不會枯竭，誰依靠人民，誰就不會被消滅；只有反對人民的一切，不管它表面如何強大，也不能逃脫被消滅的命運！敵人投降後，以親敵勾敵乃至配合敵人不斷向人民抗日力量進攻的瓊崖反動派，顯然感覺勢孤力弱，他們主觀上雖不願放下屠刀，但是如果沒有新的反動力量增援，瓊崖內戰是可以不致長期拖延下去的，瓊崖的和平民主是能够直接由瓊崖人民實現的。然而無論廣東以及全國的反動勢力，都不讓瓊崖人民自己享受它那血肉換來的果實。去年十月四十六軍開進瓊崖，任務是「劫收」和「剿匪」。瓊崖單薄的反動力量，得到了這枝援軍，喜出望外，胆氣立即壯了百倍，「反共滅獨」的未竟事業，當然更加決心繼續「奮鬥」了。自此時起，掃清平原地帶，深入白沙和澄邁的圍城等戰事，陸續繼續演出。由於廣東和國內反動份子「消滅」之心太急，看到韓練成和蔡勁軍還不够聰明靈利，不能急奏凱功，于此，「黨國要員」滿天飛，親身降臨面授機要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在報上看到了。首先是一月中，大名鼎鼎的何參謀總長第一次降臨瓊崖，公開的講話只說到受降、治安和行政效率三點，然就只治安一項，內容就極其豐富，如何剿滅，如何肅清，都是大題。接着四月初旬，鄧龍光又飛赴瓊崖，帶去的東西相當複雜，據說軍事上是一「以集中對集中，以分散對分散」；政治上是以「緊急肅清，建立五家聯保和大殺共黨地方幹部」爲急務。執行這些任務最好的是瓊文等縣，在清鄉和掃蕩中殺死了數十青年，強迫數百民衆寫悔過書，軍事上雖也大大小小和獨立隊打

瓊·談·國·民·黨·軍·隊

平野

看見近來報載國民黨內部的紛紛反戰放下武器的消息，使我想起種種軍隊的軍紀及其他。我戰時在國民黨軍中生活過四年之久，從來耳聞目擊的，盡是些醜態醜臭的事實。現在讓我吧這些瑣碎印象談一談，使沒有在國民黨軍中生活過的朋友們，得以揣測今天正大肆渲染其抗日功勳和內戰成果的「老爺」們的手下，究竟是怎樣的。

如所週知，國民黨軍隊的軍紀腐敗不堪。依我的經驗，我常言：國民黨軍隊是無法作艱苦戰鬥的。記得某內戰統帥，曾作過這樣的慨嘆：「中國的軍隊，只宜進攻，不宜退却。」意思是：進攻雖然有被消滅之虞，但退却不于退却時的土崩瓦解，走得精光。其實，走得精光還是次要的，嚴重的事例是他們並不回家鄉，而是往往由幾個幹部所帶領，結成爲一聚到處打家劫舍的「山大王」。

誰都知道，許多國民黨的軍隊是爲「勸共」而設的，因此，「見日則退，見共則攻」，便成爲指揮官們僅有的戰畧了。

去年一月的曲江陷落，與其說是給敵人攻陷的，不如乾脆說是國民黨軍事當局雙手獻給敵人的。我逃到龍南的時候，看見大帶源源「轉進」的軍隊，我問一個軍官：

「跟敵人有大接觸嗎？」

「丟！接鬼！」

我很奇怪，我離開曲江時，沿途都跟着加農炮、憲兵團部隊逃。我想，爲甚麼不用這些力

過幾次仗，然而實際效果不大，在某些個別地方看來，相反的都是一匪勢更張了。這就證明鄧龍光將軍帶去的法寶，也並不很靈驗。繼着五月中，張主任發奎又飛瓊了，帶去的良策是「從政治瓦解和軍事殲滅並進」。具體的說，就是集中全力消滅獨立縱隊，對於一般解放區人民及各地非武裝的共黨工作人員，則以寬待和誘降為主。並且提出一個所謂「三不亂」，告誡下級勿亂捉，勿亂搶，勿亂殺。七月中羅主席卓英，也飛去瓊崖回來了，帶去的當又是一通精密的「勦滅」計劃，那是無疑的。半年來，這許多名震「黨國」的人物，都不斷為着要消滅瓊崖一枝抗戰有功的中共軍隊，和剷除一切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飛來飛去，不辭勞頓，這就使得在敵人投降後，瓊崖還在進行長期殘殺人民的內戰，使得浴血苦鬥七年獲得抗日勝利之後的瓊崖人民，還不斷在內戰屠刀下流血喪命，顛沛流離，飢餓貧困。這種殃民的責任，不但瓊崖反動派應直接負責，廣東反動當局有什麼理由開脫它的罪狀？所以瓊崖人民今天這軍血賬，一點一滴都應該記在廣東反動派的名下。

廣東反動當局為什麼甘冒這樣大不韙，不惜千方百計來對一支抗戰有功的部隊，進行不斷的圍攻剿殺？只因這支部隊的存在，對他們的獨裁黑暗，對他們的貪污腐敗，對他們的劫掠姦淫，對他們這股「政治土匪」是一個嚴重威脅；因此它們痛恨這支部隊，必消滅而後快！同時，他又以瓊崖縱隊孤懸海上為可欺，這些以屠殺人民稱功的英雄們，自以為武力解決滿有把握，以便在「解決」之後，使自己的反共反人民的功勞簿上添一筆可觀的記錄。這就是為什麼反動份子把瓊崖北撤問題擱起不談，不肯和東縱問題一同解決的原故。誰堅持內，誰抗拒和平，不是很明白嗎？就這樣，瓊崖共產黨人和馮白駒將軍領導下的獨立縱隊，被迫着進行長期的自衛苦鬥。根據不完全統計，自去年十一月中旬至今約九個月對四十六軍及其他部隊的作戰中，已經繳得輕重機槍十三挺，步槍三百餘支，曲射砲一門，迫擊砲二門及美式沖鋒機四挺，單是四十六軍的兵員，就死傷了一千左右。由已往的作戰看，韓練成軍長的指揮，顯然不能獲得廣東當局的滿意；這也就順便說明，為什麼有那麼多人，一個一個飛到瓊崖去的原因。

在單純軍事觀點上看，獨立縱隊確是一支遠離中共主力的孤軍，然而一支站在堅持和平民主立場的，完全站在人民利益方面的，它的戰鬥目的是代表絕大多數人民要求的人民武裝，它就永遠不孤立，它將獲得一切要求和平要求民主的人民大眾力量的支援和幫助。歷史可不是這樣証明了嗎？瓊崖孤島上的七年抗戰，獨立隊如果真是孤立無援，那它不僅不能發展，而且不能生存。

瓊崖內戰究將打到甚麼時候呢？答案只有一個：如果不是反動派份子被逼放下屠刀，內戰就將長期打下去，一直打到瓊崖實現和平、實現民主！

量去保衛大曲江呢？（當時當局至少擁有實力六十三、六十五兩個軍，第九、二十兩個獨立旅，而進攻曲江的敵軍全部實力不過一萬人左右）。我在始興那天早上，為一片哀聲所驚擾，走出去一看，真是怒火中焚，原來憲兵團在女驢拉伏，民衆都起來反抗，他們就使用對內慣用的「打」。鬧得風聲鶴唳，滿城恐怖，真使人有國亡無日之感！我親身所聽見軟弱的老百姓們的慘叫：「就是日本仔來，也沒有這樣殘暴呀！」

幾年來，我隨過四個軍工作過。我可以說，要在這些部隊裡找出一個積極抗敵的官兵是不容易的；連長以上的軍官，他們唯一的用心便是如何食空額和走私，此外便是嫖和賭了。那些非帶兵官呢，除了做做官樣文章之外，其餘都是閒散的，尤其是政工人員，他們除了敷衍地唱唱歌外，便是閒着消遣無聊的時間。他們都是為了暫時吃飯才參加的，他們大多數都是對國民黨政治不信任的青年，他們最怕的是被強派到某個區域作反共宣傳工作。

至於軍需官員呢，那簡直是作弊扒錢。名詞：他們很少把領到的官兵口糧（如香米和食鹽等）照規定發給，而發的只是可憐的代金，比如每個官員都規定每月發香米至少六十斤，但實際上只能領到代金一百二十元。軍需，報銷的方法是假造許多私章，替你蓋上報銷冊去。他們敢這樣做，一方面他們和上司有連絡，一方面又打通了軍中的高級有力官員的關係。我在某軍工作時，每晚都看見參謀長、書記長、高參……等長官，成群結隊，到軍需處長家裏消夜。

官員們是如魚，士兵們所受的影響當然可想見的了。他們在重重的壓迫下，無論對日對共，都無心應戰；因為出身農工，悠長的專制壓迫，

國民黨官兵反戰的潮流

滿 · 湘

決定戰爭勝負的最主要的因素，不是死的武器，而是活的人。更具體的說，就是手拿武器的士兵，和供養士兵的人民。所以我們肯定說：兵民才是勝利之本。從這一真理去看當前的內戰，單以士兵而言，國、雙方的情況就完全是兩樣的，前者是兵心厭戰，後者是士氣昂揚。本文要講的是國民黨為什麼兵心厭戰呢？事實的表現又是怎樣呢？

國民黨兵心厭戰的根本原因，就是打內戰完全違反全國人民的利益與要求，是毫無道理，「師出無名」，所以不能說服一個士兵去為國民黨拼命。這一個弱點就足以抵消它武器的優點而有餘。最近內戰擴大，國民黨官兵的反戰運動也隨之擴大，形成了一股反戰的潮流，這完全不是偶然的。

最近國民黨官兵的反戰運動是在日益增長和發展着，最主要的事實如下：

一、反戰起義

五月十五日駐防河南

九縱隊三團一營一連二班官兵十七人，在官長管帶田、李魁元率領下，舉反內戰起義，後即加入晉綏八分區。八月八日，駐豫北輝縣之國民黨卅五師在師長孔從周領導下，舉行反內戰起義。五月十七日，開錫山軍汾南地方部隊王海清、雷文清等五個團三千人拒絕內戰，亂命，舉行起義，成立汾南人民自救軍。五月卅一日國民黨一八四師師長潘朔端將軍率領全體官兵在東北海城戰地反對內戰，舉行起義，成立民主同盟第一軍。六月廿日晨，駐保定國民黨軍一個排，拒絕內戰命令，舉行起義，帶槍十三支，到八路軍防區，受當地軍民熱烈歡迎。八月二日，大同南郊閻錫山五卅八師三團一營一連一百三十餘人

攜機槍三挺，擲彈筒一個，步槍十三支，到八路軍防區，受當地軍民熱烈歡迎。八月二日，大同南郊閻錫山五卅八師三團一營一連一百三十餘人

，在連長安傑武率領下舉行反內戰起義，開入解放區。八月三日駐太原西南四十里晉祠之閻軍第九縱隊三團一營一連二班官兵十七人，在官長管帶田、李魁元率領下，舉反內戰起義，後即加入晉綏八分區。八月八日，駐豫北輝縣之國民黨卅五師一三三旅五三〇團一營二三兩連，在連長呂原貞、丁仕、薛生榮率領下全部起義。十六日駐輝縣高莊之五二九團的一個排亦在排長率領下，携機槍兩挺，擲彈筒三個，舉行起義。他們先後到達解放區，沿途備受人民歡迎。廿二日輝縣市關戰門中，經八路軍戰場喊話，國民黨軍三八師所部兩個連官兵舉行反內戰起義，開入八路軍陣地。八月十日下午，膠濟路東段南泉車站（即墨西四十里）之國民黨交通警察第十五縱隊第一大隊四、餘人，厭棄內戰，在大隊長王一藩率領下舉行反內戰起義，開入八路軍陣地。現已整編成立民主救國軍獨立總隊。八月十四日，駐大同城郊馬占山所部東北挺進軍海福龍團長在白馬城率部下三百餘人反內戰起義，當即安全抵達解放區。八月十五日，山海路前綫國軍夏邑、城、永城聯合指揮部總指揮、嘉賓率其所部五千

使他們發生民主的要求，他們在鬥談的時候，常常會讚美共軍的待遇和民主的制度。有一次，一個軍官問他的士兵們：「丟那媽，果你們知道共產黨的待遇是好的，我架兩挺重機槍守你們也會衝出去的！」士兵們聽了，都在低聲談話。士兵們的唯一要求是合理的待遇，環境既然如此，他們只會以罪惡反對罪惡——時博發洋財；我有一個朋友，他是在曲江退出時應招為其師政工員的，後來因為裡面過於腐化才請假出來。他告訴我下面的經過如此：

「我隨一個奉命滅北江支隊的某師出發，我們每到一個地方紮營，都是防衛森嚴的，上至最高指揮官，下至士兵，都發生驚慌情緒，有一次師部遭遇襲擊，指揮官竟嚇得面無人色，舉止失措，險些兒被俘了去。每打到一个地方，都讓民衆依附共軍為藉口，大肆搶掠強姦，好幾次連長把幾個婦女或是俘來的女政工員關在房裏，我說：「指揮員棟先吧。」我每次都嚴辭拒絕。

「有一次俘到共方男女政工員八九名，指揮官命令其中一個女的唱歌給他聽，她就高唱起民主的歌。當無聊的指揮官再叫她唱時，她大聲地說：「我們的歌聲是為廣大被壓迫的民衆而發的，豈是取悅你們「老爺」的！」於是指揮官提議買東西給她吃，她說：「一個人，我不吃，要吃就大家都吃！在我們的部隊裡，是有飯大家吃，即使少至一粒米，還照樣煮粥分吃，豈像你們官僚，只顧自己？」後來這群政工員都一個不留地槍斃了。指揮官是够兇殘的，他命令把俘虜的共軍人員一個個排起來，叫機槍手拿起機槍亂掃，掃完之後，指揮官又命令他的士兵用刺刀用力向沒有氣的人刺去……」

這就是國民黨的軍隊！

人在東城東南之康復舉行反內戰起義，與八路軍在康城東併肩奮鬥。

二、反戰歸來

膠濟路沿綫國民黨軍一部份下級軍官與士兵，因不願作內戰犧牲品，紛紛携械逃入解放區。自六月十三日至七月七日之二十餘日內，先後逃至高密等地者即達二百九十七人，並携來輕機槍四挺，長短槍二十餘支。八月十日，駐山西忻縣之閻軍愛德團一個班，集體携械投誠。

至於個人反戰而逃至解放區的，據不完全的統計，半年來閻錫山士兵因不願充當炮灰而反戰來歸者，僅山西中陽解放區一縣即達九百餘人。又據最近由太原自虎狼逃來山西解放區之閻軍獨立工兵二十一團一營二連士兵王中祥、王慶元、劉建基、劉田選、李保全等五人談稱，該團自六月份以來，已有半數士兵逃亡。駐汾陽康寧堡之閻軍二〇八團三營六、九兩連士兵於七月十六、十七、十八三日逃亡者，達四十人。六月底，駐娘子關之閻錫山軍四十團連長李相臣因痛恨其父為閻軍所殺，於悲憤之餘，始悟反共內戰之罪，返娘子關途中，携奔八路軍。七月十三日，開赴蘇北。江參加進攻蘇皖解放區之國民黨六十五軍一八七師政治部少校宣教幹事張易生，因厭棄內戰，自動投奔解放區。近發表告六五軍全體官兵書，號召他們拒絕反動派的內戰命令，和人民軍隊携起手來。山西雷凱專家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少將參事太原電台台長姚滿羣氏，於三月間退出內戰，輾轉數月，現已抵達解放區，並發表通電號召舊同事「立即放棄為內戰服務的有線電和無線電工作，轉到人民方面來，效忠國家民族。」八月十八日，駐保定之國民黨軍暫編第一縱

隊第一總隊第一團少校團副張廷實，逃出內戰戰場，十九日到達清遠解放區，張團副曾參加高樹勳將軍起義，去年回家省親，又被國民黨強任團副，現又毅然來歸。

三、自動放下武器——罷戰

六月十四日，閻錫山軍之保七團、保八團、愛德團等，在山西開喜戰鬥中自動放下武器。七月三日，「團機」中原解放區之七十二軍新十三師三十九團團長，於宣化店附近與李先念部作戰時，拒絕執行進攻命令，自動放棄陣地，並率士兵一部，投入新四軍。在蘇北泰興、如皋戰役中，國民黨軍一部四百餘人放下武器，七月二十八日在蘇中某地舉行反內戰控訴大會。在蘇皖漁溝朝陽集戰役中的放下武器之國民黨軍九十二師副師長沈盛楷少將敘述其經過說：「此次放下武器之主要原因係官兵厭戰，不願作無謂之犧牲。大家整編時，就紛紛要求退伍，這次才找到了一個回家的機會」。八月三日，國民黨三十八軍十七

拭目以觀其後

廣州來客說：據悉政海內幕者傳出：全省行政會議後，將有大批人事調動，好幾十個縣長均被撤職，主要原因是一則匪不力，一則「剿匪不力」的縣長老爺們，與在內戰中打敗仗被撤職的將軍們，可謂同病相。又云：目下無數的預備縣長，正在廣州大肆活動。據極可靠的消息說：如果能具備這三個條件：(一)中訓團畢業，(二)具備縣長資格，(三)送禮金八百萬元就有人敢包你做縣長。(走卒)

師一部份曾在河南孟縣坡頭放下武器，其副師長汪應芝將軍說：內戰發動之責應由南京政府負，應由美帝國主義者去負。解放區人民進行的正義的自衛戰爭，是正當的，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中國的獨立，挽救中國的危亡。七月三十日，國民黨三十一師九十一團九十二團，於山西開喜、堰掌戰鬥中放下武器。

四、海空軍反戰來歸

六月二十六日，國民黨中央航空第八大隊三十五中隊機長劉善本上尉，因不願內戰，自動駕駛B25C式五三〇號飛機自成都飛延安，抵達延安機場時，即自機門躍出，高呼「我是反對內戰而來的」。隨着有十人相繼下機。「八一四」空軍節中劉善本等發表宣言，號召全副空軍，堅決退出內戰。國民黨又一空軍人員陳余鵬，因不滿國民黨區獨裁統治下的黑暗腐敗，毅然退伍，已於七月初抵達張家口。國民黨昆明第五航空總站駕駛員宋志良，氣象測計員章旭初因不願屠殺自己同胞，退出內戰，於八月一日抵達晉察冀邊區。八月十五日，活動於渤海海面的國民黨海軍「長治」號軍艦之士兵多人，因不願作內戰犧牲品，分乘「德順永」及「海陸豐」號兩汽艇投奔八路軍。「海陸豐」號因途中迷失方向未達到，乘「德順永」汽艇之班長及士兵五人，已於十七日安抵烟台，備受當地軍民熱烈歡迎。

五、偽軍反戰

六月下旬，沿膠濟路由昌樂、帶西犯魯中解放區之國民黨第八軍，為擴充內戰實力，其(三)八團企圖收編駐坊子車站之偽自衛團，該團二百餘人因不願為好戰份子充當炮灰，在隊長盧山下領導下，携全部武器向八路軍投降。六月廿一日

河南新鄉偽軍孫殿英部二營四連全體官兵因不願繼續爲國民黨打內戰，舉行反正，全部携械轉入冀魯豫解放區。

六、退伍軍官反戰

退伍軍官佐瀧智，和其他七個軍官一致反對國民黨內戰政策，盛讚一八四師的海城起義，主張全國軍人用行動反對內戰。他曾對民主報記者說：「假如全國的官兵自由投票，我相信百分之九十會反對內戰，願戰的只是極少數將字號的軍官」。前任廿三團集軍上校副官羅濬之也反對內戰，他說：「嗜好內戰的只是少數好戰份子，這一點從失業軍官百分之七十願意轉業便可證明」。與他同樣反戰及同樣表示的尚有五十二軍軍官陳子斌，一二二師副官羅岳山等。

七、厭戰逃亡

自六月十五至七月十四一個月中，山西洪洞等縣，即已逃出厭戰之閩軍士兵四百餘人。徐州國民黨官兵厭戰，紛紛携械逃亡。七月七日蘇北濰陽宋山，民兵查獲一個携械逃兵名顧從凱，據他說：他服務的十九軍三十八師十二團三營四百多弟兄，自湖南開到徐州後，因爲厭惡戰爭，不願打自己同胞，兩個月內逃跑了四分之三。他逃離的前二天有兩個安徽士兵開小差未走脫，被捕到後，先拷打，後槍決。他說：「雖然這樣狠毒，但大家不怕，還是要跑」。蘇北新浦國民黨五十七師下級官兵厭戰情緒日增，自七月一日××團某連長痛恨內戰舉戈自殺後，下級官兵開小差逃亡現象更加嚴重。單是新浦十一團軍法處牢獄中因開小差被抓回的官兵即達四十餘人。國民黨海軍汽車兵團九個汽車駕駛員，因反對內戰由

貴陽逃來重慶。因爲官兵厭戰逃亡的現象日益嚴重，所以國民黨防止官兵逃亡的辦法也日益殘酷。他們曾採用了連坐與刺手臂等毒辣辦法。如士兵携帶武器逃亡，班長即遭槍斃，排長亦遭禁閉。五十八師一排長帶兩支衝鋒槍逃，連長幾遭殺頭，經幾個連長苦求，乃判處三年徒刑。

現在國民黨官兵的反對內戰運動，表現了些什麼特點呢？第一、這種反對內戰運動已成了廣大的普遍各地的潮流，而且隨着內戰的發展和擴大，這種潮流將繼續湧澎湃。第二、這種行動有的成了非常偉大的規模，例如一八四師全體官兵，和夏邑、虞城、永城的五千人起義，就是顯例。第三、這種行動深入各方面，各兵種、各部門，從上級軍官到下層士兵，從陸軍到海空軍，從正式官兵到偽軍到退伍官兵，從官兵到政工人員，從軍隊到軍隊中其他工作人員，從指揮隊伍一直到國民黨最信任的部隊——特工部隊等等。第四、這種行動絕大多數是自覺的、自動的，如戰場起義，如携械來歸，如自動放下武器，即其著者。第五、這種行動是積極的，其最顯著的實是：（一）起義及起義後組織各極反內戰爭民主的新的武裝部隊。（二）起義或逃亡後即至解放區，並與我軍並肩作戰，而且表現了特別的英勇善戰，例如泰興戰役中過來的官兵朱一德，在陳橋戰鬥中一次繳到三支步槍，捉到一個俘虜；機砲連楊厚生自請砲擊國民黨砲堡，連八砲，命中六砲；胡良玉分界戰鬥中受傷，指揮員親自慰問並發給療養費，他感動地說：「在中央軍從來沒有這樣的事，等傷口稍好，我就要求再上前綫」。（三）不但自己反對內戰，而且號召其他國民黨官兵起來反對內戰。這一切的重大意義就是：把國民黨內戰的武器變爲反內戰的武器。

為誰打的內戰？

俞同

放下武器的一個蔣軍副團長對新華社記者稱，自崇禎會到新鄉作內戰動員，在會上說：「美國友人馬歇爾不滿意我們在國外打得不好，說我們國民黨軍沒有用。現在我們應該爭一口氣，不要再讓馬歇爾說我們無用。」

這使人不期而然的想起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的一句話：「馬歇爾到中國來，是來做調解人，還是來做美軍和國民黨軍隊的總司令以進攻延安呢？」

近來蔣軍傾其全力，各綫進犯，攻城奪地，聲勢洶洶，將軍們驕氣逼人，報紙上噴揚勝利。但是千萬官兵的損失，前綫指揮的撤換等事實，却否認不了。而且，今後軍隊陷入人民游擊戰的大海，煩惱的事情就要陸續而來，請看蔣介石不是連廬山也坐不穩了嗎？

不過，依自崇禎的話，攻佔了許多城池，也可使馬歇爾「滿意」，可使馬歇爾「叫好」。爲誰打的內戰？下賤的好戰將軍們，竟以此來博得外國人的喝采嗎？

我們看到現在的華國是如何殘暴的君臨中國，又看到蔣介石及其黨羽們又是如何下賤的奴才！

馬歇爾曾經八上廬山，而報章上會屢次描寫他的閒情逸趣。稱爲奔走和平的使者，原來不過是蔣介石請來看殺人慘劇的刺客。現在蔣已下廬山，馬氏也許默不作聲地看下去，而我們中國人民由此也將更清楚地看透了

我對美國的印象

蘇聯·愛倫堡

幾小時後，我將離美赴歐，我在美勾留兩月，承美國同業邀請，極感愉快。我生平已見過許多事物，但不訪美國實在說不上瞭解世界與人類。

我在紐約，看到過一種雪茄，價二百元只供幾天抽吸；我在密士失必河三角洲，又看到一個八口之家只爭二百元一年。

我對美國，看到過許多理想主義者，也看到了一些真正奴隸驅使者。我看到莊嚴偉大的大學，也看到「獅羣」俱樂部主持的宴會，席間那種吊帶或電氣商人，對雜役們咆哮如雷，其威武又如雄獅。

在密蘇里州羅克漢城，我有一次想買一杯酒，有人對我說：「酒是禁止的」。另外有人勸我開車到鄰州去買。當我們車到達兩州邊界時，有人招呼我們過橋，要我們付一元半錢，因為橋是私橋，而人們對我的解釋是，「我們尊重私有財產」。由此可見，在有些情形之下，美國聯邦或州的政府權力極大，但在一些情形之下，政府竟毫無權力。

如果不是美國記者老說美國自

由，而蘇聯缺乏自由，我不想提起下面這一事實。我曾在田納西州居住，那裡竟禁止講解達爾文「進化論」，至於我們蘇聯，反猶宣傳是禁止的。

那一種做法好呢？——禁止進化論還是禁止反革命的行為？……我還記得，南斯拉夫大選時，有些人因為顧慮事仇，被剝奪了選舉權。美國報紙曾對這事情大表不滿。我可在密士失必州住過，那一州有一半人口沒有選舉權。

那一種做法好？取消黑良心的人的選舉權好，還是取消黑皮膚的人選舉權好？……我在美看到許多堂皇的事物，例如使生活舒適的幾千種東西，紐約的壯麗景象，第時律的工廠，巨大的瑟納西水電工程，以及高度的物質生活水準。但是我看到的最美麗的東西，還是美國人民精神上的可塑性。

美國人民年青，它有時候使人想到少年。它已經實行了技術上偉大的成就，我相信它一定能創造一種新的人類文化。它賦有一種真正的智慧，它有好幾種高尚的特質，

直率而剛毅，勤懇而有力，它勇敢而前但不走直徑，有時也兜兜圈子走冤枉路，但它始終在前進。它對於我們正是一種鼓勵。美國人將協助人類共抵康樂之門。

我在美國看到過許多我亦喜愛的事物，也看了許多我所厭惡的事物，我回國時決定加以嚴格的批評。我對於批評我們蘇聯的美國人也並不反對。

有人說，他們的所以造謠生事，是因為聽說蘇聯不許他們入境。不過我確實知道，莫斯科註有許多美國記者，有的據實報導，有的報導歪曲；有的抱怨着自由受了限制，常說他們「戰時」在蘇境遊歷，總有蘇聯外交委員會的代表奉陪。

當我此番在美國遊歷時，我也曾與國務院的代表陪伴。我可不憚不怨自由與拘束，並且對於關切事情無任銘感。

雙方當局對於外來記者態度，顯然與對一個國家與人民的態度並無多大關係。我是以朋友的身份訪美，專來觀察與求知。但是在有些到過莫斯科的記者中，顯然有不少是蘇聯的仇敵，他們在未入蘇境以前，對報導些什麼，早已胸有成竹。

我打算談一談報紙，因為我對於他們的態度深感遺憾。大而嚴肅

的報紙爲了害人時聞，大登關於蘇聯的虛偽報告，企圖叫人相信美蘇兩國不爭戰爭。

我要大聲呼籲。戰爭不會發！萊茵河與易北河上的兵士們，以及在斯達林格勒與諾曼第犧牲的英雄們，都可以爲它保證。

在我訪美的兩個月中，美國反蘇運動正掀起了高潮。但是我不僅看那些報紙，也看到了他們的讀者，我知道美國人民並不要戰爭，他們對蘇聯人民並無惡感。

我們這兩個大國爲甚麼要爭吵呢？我們兩國真需要尖銳的衝突嗎？沒有，使我們鬥鬧不是別的，就是那些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誹謗者所製造的一種迷霧。

此刻我將向我的美國友人道別。我敢說，我不知道甚麼時候我們兩國人民以相親相愛，甚麼時候那種反蘇而罪惡的關於三次大戰的言論會終止，甚麼時候我們再會像兄弟一般重逢。我不知道時間，但確知其地點，即在法西斯思想的殘骸之地。

我相信不久美國人民會制服它的暴徒，法西斯黨人以及夢想發動打刺莫斯科的十字軍的人們。同時，我要親愛地告訴美國，謝謝它友誼的招待，謝謝它的好意，謝謝它的坦率誠懇。再見。



劉峙為何撤職？

蔣軍不惜犧牲，瘋狂進攻，北佔淮陰，魯西佔荷澤，經東佔豐鎮，張家口會戰亦將揭幕，晉南一再增兵，東北再燃戰火。戰局不但顯出了空前鉅大的規模，而且顯出了長期持續性。因此，中共方面，必須採取善于保持自己力量和大量消耗蔣方有生力量的方針，因而有許多地區形成了以游擊戰為主的作戰，冀熱遼地區是其顯例。但蘇北和魯西方面，大仗還是要打，深入狹窄內地的蔣軍，將再碰到蘇中七戰和定陶大敗的沉重打擊。

就戰局的近況而論，反動派是否真正「勝利」呢？

反動派「勝利」的叫囂掩不住實際的躁急，劉峙被撤職的消息偏偏在這個時候傳出來了。蔣記宣傳機關對於侵城奪地則誇張得有聲有色，以解放區軍民抗擊而遭受的慘重傷亡數字却絕不敢提。因為這正觸着它的痛處，反動派補了釘便只好像啞子吃黃蓮，苦是苦極了但不能說，說了之後，恐怕連原來已經極度厭戰的士氣也將維持不住，整個地垮下去。

雞蛋不透明也會孵出小雞來，事情的真相不能長久瞞下去的。指揮進攻魯西解放區吃了大敗仗，喪師四旅（原師）的鄭州綏署主任劉峙被撤職，這一消息，就無情地揭穿了蔣記宣傳機關的大謊，衆目睽睽之下露出反動派的醜態相。人所皆知，劉峙這個內戰老手，一向是蔣介

石的寵臣，二十年來為其主子南征北勦總算積下不少汗馬「功勞」，抗戰八年，他也是和胡宗南一樣奉蔣介石之命擁兵後方，保存力量以待利刃到來去誅伐異己的。這樣重用的親信，也被蔣介石一怒而撤了職了。從這看出：反動派在解放區軍民堅決自衛之下，是如何的狼狽！也看出：蔣介石這獨夫不自怪其法西斯軍令指導的錯誤必然招致失敗，反而輕易過。怒到將領的身上來，可見他驅使雜牌軍隊打前線固然是借刀殺人消滅異己，縱使是嫡系將領，他視之也不過是獨夫的走狗工具。（李超）

滬當局強迫「羣衆」停刊

國民黨當局於連續非法封閉各地民主刊物之後，最近又採取橫蠻無理的手段，壓迫上海中共言論機關「羣衆週刊」停刊。這是一件意義嚴重的大事！

反動派害怕「羣衆週刊」這樣一個代表中國人民的刊物之存在，會繼續無情地揭發并指責他們喪權賣國的行為，害怕通過這個刊物，廣大人民會發出反對賣國獨裁內戰的呼聲，也害怕這個刊物報導出時局的真相和蔣軍在內戰中失利的消息，使它無法欺騙人民，於是便出此下策。

「羣衆週刊」的被壓迫，其意義是十分嚴重的。因為這不但是國民黨當局決心要肅清一切民主言論，而且由這可以看到他們準備着全面破裂的步驟。（崑）

粵省本月恢復徵兵

抗戰勝利後，省井離鄉苦戰八年的征人尚未回來，不管他們家中父母妻兒望眼欲穿，國民黨當局又強迫二百餘萬官兵走上內戰戰場。最近爲

了補充擴大其兵員數額，便公然恢復徵兵，而徵兵則且已劃定師、團管區地域，派定負責人員，恢復兵役機構，決定本月開始進行了。

在華北華中以及蘇外地方征兵明令未下之時，強壯丁補充兵役的事就未停止過。恢復征兵令正式宣佈以後，國民黨官吏就可以猖獗橫行，辦理征兵名製造，再強迫，行見我創痍未復的廣東人民，又被猶如刀如地拉的拉、網的網，強迫露骨沙場，賣田鬻子以應召兵役人員相繼保甲長的新榨勒索。

國民黨拿甚麼好聽的「理由」來解釋恢復征兵，自然是連白痴也不會再相信了，當前的問題是人民要採取實際的行動反抗這種災難加到頭上來！（方敏）

還想挽回民心！

有行政會議正鬧得熱鬧，會外忽然出了讓宗大煞風景的事：四會、增城、番禺、普寧、東莞、高明六縣縣長連續被控違法貪污，花了六千萬元佈置出來的堂皇冠冕的會場氣氛，頓為失色。在六宗控案當中，以廣州市參議員袁良祥控告東莞縣長張我東誣指一案，最能發露「蔣管區」「政治」的本質。

袁之控張，是因為張貪食古匪並誣彼為「民主同盟份子」，藉以「信用」。張之辯解對貪污庇匿各項罪狀輕輕推卸，但提到袁為「民主同盟份子」一節，他就勝算在握，有恃無恐地說：「東莞情形複雜，異黨時多造謠中傷，本人問心無愧，以事實勝雄辯……查袁良祥是否同盟份子，最好問本人，不過他如欲回行賊控告，則我東亦可將所得各方情報事實與彼週旋」。此外之音，已經明白表示：我東後失職部是小事，你

東北農村風景綫

葛礪

我在七月間環繞合江省境作了一次旅行，和翻了身的人民一起生活了四週之久，我完全被他們歡欣的生活所鼓舞。下面是記者目睹的對個故事。

田野間傳來歡欣歌聲。七月中旬，我到了北安八區太平村。老鄉們興高采烈的邀我去看他們的莊稼，「同志，去歡喜歡喜吧，小苗長的多旺盛哩，都是咱們的啦！」我沿着阡陌無際的田壟走去，那綠油油的秋苗，間雜着金黃色的小麥，噴出沁入心脾的香味。那時節，玉米剛吐鬚，豆角才上架，可是老鄉們已磨亮了鋤刀，準備着勝利的收割了。他們飽含着笑臉，告訴我：「今年莊稼要比往年強兩三倍，民主政府來了年景都順了，一垧地（每垧十畝）的大豆保得住六石（每石四百四十斤）。」這時，從田間突然傳來青年農民們的嘹亮歌聲。「擁護咱們毛主席，解放我們東四省，使我們農民翻了身，打倒了特務和漢奸，鄉親們，齊向前！同心努力結成團，仇。仇來冤報冤，十年後今日還，實行民主見青天，訴苦大會訴了冤，清算得了房和地，平等生活樂安然。」

力結成團，仇。仇來冤報冤，十年後今日還，實行民主見青天，訴苦大會訴了冤，清算得了房和地，平等生活樂安然。」

移墳。蓋房。植樹忙。北安五區，分到土地的有三忙。一是移墳忙。從前沒有地的農民，祖宗屍骨你要找個安葬之所，只有在荒山野塚草甸子裡挖了墳埋了完事。如今活人得到了土地，祖宗也有了埋身之處。有一位老鄉這樣說：「從前老人埋在草甸子裡，骨頭都給埋壞了，為小的心裡好像砌了一堵牆。如今回到自由的地下來了，活的死的都滿意了。」第一件是蓋房忙。五區過去有個壞風俗，每年二月二就要搬家，沒有房住的人家，一到這天就害怕。今年得到靠屯附近土地的農民，在自己的地裡蓋房。他們說：「人家叫咱們做下賤的「赫戶」，到了二月就得被人趕着跑。現在住在自己的屋裡，誰敢再說我們是「赫戶」？那個再敢來趕我搬家？」第三件是植樹忙。新

分得的土地上都種上樹，老鄉們說：「這是為了留個紀念，將來天長日久，子孫長大了，好讓他們知道這是何年何月民主政府分給的土地。」

鐵盒裡的秘密。北安八區邱區長有個小鐵盒，連他老婆都不准打開。後來我終於打開出盒子裡放的是三塊地的「地照」。這是一天在他不留意時自己講出來的：「窮戶如今有了「照」，怎不好好的保護？我的地照就鎖在鐵盒子裡。」他卅五歲以來，這是初次自己手裡有了地照，自然是格外熱愛它啊。

神槍手二槍二中雀。太平莊自衛隊的神槍手車仁海說：「誰要擾亂我的安樂生活，就拜槍！」他是四顆子彈打死四隻麻雀的神槍手。為了證明他槍法的準確，他和柳殿超同時表演。一隻麻雀並排站在樹梢上，車仁海站在西頭，柳殿超站在東頭。只聽二聲槍响，兩隻麻雀同時落地。這神槍手們說：「我們太平莊人們的日子愈過愈好了，不讓我們過好日子，不管是誰，我們的槍就瞄准他，想打誰反動派的眼睜，管保打不上他們的鼻子。」

有一「民盟份子」嫌疑就可不得了。

「民主同盟份子」成了「罪名」，主張民主，就是「犯法」；官吏貪污違法並不要緊，努力反共反民主就有「政績」。此次行政會議想必檢討過去，策勵來茲，以加強反共反人民為任務，不啻可喻。在會上某要員痛切陳詞，叫縣長們要「挽回民心」。請問民心將如何挽回？（崔明）

響應陳嘉庚

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致電杜魯門及馬、司兩使，要求美國立即撤退一切陸、空軍和武器，停止援助獨裁的蔣政府。陳嘉庚先生的通電，代表了千萬愛國僑胞的意見。

我們謹向陳嘉庚先生致敬，希望他，接再勵，領導僑胞，為維護中國獨立，反對蔣政府所賣國家主權，促成國內和平民主，結束蔣介石內戰獨裁而努力。我們希望更廣大的僑胞響應這種正義的呼聲。

國民黨反動派，如同他們痛恨孫夫人宋慶齡女士代表國內人民提出要求美國停止援蔣一樣，也痛恨陳嘉庚先生代表僑胞的正義呼聲。但他們有什麼話可說呢？除了恫嚇之辭一片外，別無道理。

因此，國民黨報紙上就大叫大嚷陳嘉庚先生「既不容于僑胞，更難容于祖國」，因為他犯了「反祖國、反元首、反政府」之罪，這豈不是說在今日「元首」即政府，即國家的國民黨獨裁統治之下，說蔣介石一兩句壞話便要殺頭麼？

「華僑不可不愛祖國」，更不可無一個獨立民主和富強的祖國，所以愛國僑胞就不能不反對蔣介石及其政府的出賣祖國！

（俞同）

鷄鳴報曉的時侯

章羽

當盤踞在如皋的鬼頭街、田壯理一帶的國民黨四十九軍指揮部，在七月十九日晚已被我全部解決，盤據有六千餘人放下了武器。時候，殘留在丁堰西南紗廠的國民黨廿六旅的最後兩個連，直到廿日，却依然頑抗着，其所以這樣頑抗的原因，乃是國民黨當局內戰政策下的在軍隊中施行一種「連坐法」所發生的效果；這「連坐法」是非常森嚴而可怖的，凡是三個班中有一個班在作戰沒有得到命令而自動撤退或投降，其餘兩個班長同樣要遭槍斃，連與營的「連坐」，也是一樣的。由於這種法西斯式的軍「管制」的結果，使得在戰場上的國民黨軍之「官與官，兵與兵，官與兵之間，都互相的猜疑着，監視着，仇恨着。使得戰場上的國民黨軍，即使在戰鬥很危急的情況下，都不敢輕易表達自己反內戰的情緒與思想。

猛烈的炮火幾乎把整個紗廠都震翻了，可是他們還在頑抗着；我們向他們喊着話，試圖把他們從迷夢裡喚醒過來。可是沒有用，他們內心裡充滿了畏怯與恐懼。長官們又命令他們狠命的打着槍炮，使我們的喊話不能傳過去。

最後兩個連的指揮者是國民黨七十八團一連長王雲龍，二連長葉浩州，他們下着命令：「突圍，一定要突圍，所有的人把東西都丟下去，一人帶一枝槍，向東面突圍。」

這時候，恰巧有一個被我們俘虜的馬夫迷回去了，他把我們這裡的真實情形帶了回去，於是

地雷陣

石碣

平漢線上徐水縣大營村民兵給進犯的蔣軍排了一個地雷陣，用「掛雷」，「暗雷」，「屋頂雷」，「偽裝地雷」等，把蔣軍炸得屍飛肢斷，保衛了自己的家鄉。

八月廿九日黎明，蔣軍的「討伐隊」把大營村團圍包圍了。因為怕踏着地雷，專揀幾處偏僻地方的短牆爬進村裡來。全村靜悄悄的不見一點動靜，十幾名蔣軍正蹲在一棵大桑樹下窺探時，一個掛在樹枝上的地雷爆炸了，九個蔣軍登時被炸得找不見了屍身。逃到東北巷裡的一夥蔣軍正走到拐彎處，頭頂上一聲巨响，幾個蔣軍便橫倒在那裡了。村中很久沒有動靜。隔了半個鐘頭，一隊蔣軍又進入東南角的小胡同裡，只聽吶喊道：「怕什麼？小心頭上，一齊往裡衝，誰不衝就槍斃！」蔣軍前進了。不料石板上接連响了三響，八個蔣軍又被炸倒在那裡。

蔣軍給地雷的威力嚇住了。過了晌午，改從北面爬上民房頂進攻。民兵們機智的在幾處要道的房簷下佈了地雷，築了炸線，退到房裡去了。蔣軍正得意揚揚，越過一座房頂。前進間，突然兩聲巨响，蔣軍應聲粉粉跌到院裏，大街上變成了一

團肉泥。

傍晚，蔣軍增援，來了一輛裝甲車，兩門迫擊砲，和二百多名士兵，氣勢兇兇的由四 衝進了街巷。這時東也轟的一响，西也開了幾火花，蔣軍官兵三四十名又在地雷陣裡做屈死鬼。蔣軍衝到街中心的老父廟時，只見當衝放着兩座玩具似的石頭房子，官兵們面面相覷，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有的胆大一些的正圍攏研究的時候，轟的一聲，鐵石迸裂，又炸倒了七個士兵。

給地雷炸得心胆哆嗦的蔣軍只好收拾殘部，掩護傷兵，狼狽撤回保定去了。

民|兵|自|衛|戰|門|故|事

在頃刻之間，在兩個連的國民黨軍中好像投下了炸彈，你咬着我的耳朵，我咬着他的耳朵，一種無聲的言語在四處傳播着。因為：真理一經被洩露，是任何壓力也阻擋不住的。

國民黨軍的連長厲聲的叫着：「突圍，怎麼樣？」

士兵們大家面面相覷，過了好一會，才吐吐

吞吞的你一言我一語說：「突圍，大約是可以的……」

「可是怎樣辦呢？」

「哼，靠得着吧？」

「顯然的他們的心理是願意把武器放下，可是到嘴邊，不敢說出。哨兵來報告說，遠遠的新四軍黑壓壓的在運動着，包圍圈在緊縮起來，大家都吃得張着嘴，預感到如果不投降，今晚將面臨到怎樣可怖的命運。」

連長吩咐把哨兵放鬆一些，嚴密注意着新四軍的行動，可是不到一會又有人來報告，哨兵已經自動撤回來了。——這就是說，士兵們不僅心裏反對內戰，而且表現到行動上來，雖然他們還不敢從口頭明白說出來，要堅持突圍命令的連長聽到這消息以後，也不禁手足無措起來，因為他是了解士兵的心理的，如果這時候再有人敢於說堅持突圍，他就要遭到極悲慘的命運，於是只得默默地躲到樓上去。

黃昏時，是接近緊張的戰鬥的時候了，忽然從紗廠裡走出一個國民黨軍，我們的前哨戰士立即緊張的舉起槍，誰知向我們陣地走來的國民黨軍，高舉起雙手不停的搖擺着，一面大聲喊：「我是派來與你們談判投降的。」於是我們就停止了一切已經準備好的戰鬥行動，派副連長羅桂卿同志到他們那方面去，以後又派×團政治處主任去接洽。

一聽見我們派人去談和平，紡紗廠的士兵都像潮水似的湧上來，連長阻也阻不住，擋也擋不住。國民黨軍連長說：「你們在這裡做什麼，走！」在平常的時候，在國民黨軍隊連長的一個字就是命令，有生殺予奪之權的，可是現在已經宣告無效，站在門口的士兵的面上，大有不得和平不走的樣子。我們的副連長羅桂卿同志就在這時候對國民黨士兵說：「我們是來談和平的！」這句話立刻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反應，國民黨軍士兵心裏閃着的話爆發出來了：「我們喜歡和平！」「鬼子已經打走，誰願意打仗呢！」「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羅桂卿聽到有許多是湖南口音，就說：「我們都是湖南人啊！我們不要打自己人啊！」士兵感動得低下了頭，有些非湖南人就說：「不管湖南不湖南，反正我們不當這倒臺的兵了！」

了！」國民黨軍一連長王雲龍默默的思索着，胸中帶了花的國民黨軍二連長葉浩州依然試圖傲慢的把眼睛東望西望，以表示他的「不屈」，可是沒有成功，在羣衆的要求和平的呼聲中，他把眼光順下來了。

陳主任很嚴肅而誠懇的說明了我們自衛的立場，並且說：「這一次能够避免無謂的犧牲，是一個很值得慶幸的好事。」到這時候，國民黨軍一連長王雲龍完全同意陳主任的話，說：「陳主任的指示很好，我們也是不願意打內戰的，中國人爲甚麼要打中國人呢？」門口的士兵們立刻報以不斷的熱烈的歡呼——這長久以來所沒有的歡呼。

二連長葉浩州顯然是一個愛好面子的人，說：「老實說，我們力量還是有的。明天可以突圍，主要是我們不願打，都想回家，因此這並不能算是城下之盟，不是投降！」他的樣子仍然有些驕傲。

陳主任真摯的鼓勵着他們，「向人民放下武器，有甚麼不好呢？」接着他大聲說：「這種舉動是最光榮的！」

國民黨軍的兩個連長都露出了笑容。

接受武器的時間向雙方講妥在當晚三點鐘，我們派了四組共三十個人前去，當我們走進紗廠時，堆堆的步槍、手彈及武器都好好放着，他們的士兵都橫七豎八舒舒服服的睡起覺來，看見我們的人去，懶洋洋地說：「我們不要了，你們都拿去吧！」

接受武器的人回答說：「你們好好的睡吧，從此我們是好兄弟了！」

遠遠的傳來公雞報曉的聲響，天已經亮了。

蔣軍第三師的覆滅

丁曼

蔣軍對濟寧市等魯西南中心城市展開鉗形夾擊的好計，早爲坐鎮魯豫前線的天才指揮者劉伯承將軍洞燭無遺，他一面指揮某部機動兵團深入臨海路南蔣軍後方，威脅北犯蔣軍之背，同時即引師轉移至考城東明地區，佈置強大有力的包圍圈，誘使貪婪的侵犯者進入圈內，予以殲滅。

侵犯者也很狡猾，他們知道解放區軍民團結力量強大之不可輕視，所以初出動時採取步步推進辦法，十分謹慎小心，時刻擔心被八路軍包圍殲滅，但當其尋得數地之後，他們相信了觀前線督戰的劉峙的話：「劉伯承少數部隊孤注一擲，不堪一擊」，便衝昏頭腦，冒險前進，足跡所至，燒殺劫淫，提言要血洗解放區。

由陝南調來全數美械裝備的蔣軍嫡系第三師（原第十軍），九月三日進入荷（澤）定（陶）曹（縣）邊的預定包圍圈內。八路軍的燕趙健兒反擊部隊馬上收緊鋼絲，搗毀敵秘密包圍，五日黑夜，便開始了總反擊。

蔣軍入夜就提心吊膽，探照燈和照明彈不斷向四圍的原野搜索警戒，在探射閃耀下，我們的勇士們敏捷地前進着。相架隊緊跟上來，民兵緊張的來往担任通訊聯絡。斬集的一個民兵邊走邊說：「要把國民黨兵包圍好，不放他們跑掉一個，省得再來打咱解放區」。戰士們和幹部都

我所知道的「優待」

江 風

在廣州行轅政治部政治大隊裏，拘禁着卅六名中共復員人員。據行轅公佈說，這是奉國防部命令，在舉辦「集訓」，以便幫助他們「就業還鄉」。但我曾經目擊，他們被繩索牢牢地綁着，用湯姆生和刺刀押着，從各地解到這裡來的，先後三批，其中女的六個，有十個左右是小孩子。從此惠陽路政治大隊門口，平添一個排的憲兵。

行轅當局爲了掩飾這種慘無天日的做法，在報紙上用大號標題刊出一條：「廣東中共復員人員動來穗報到受訓」，並列出一大堆「奸匪」們的姓名職別。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大隊長職銜的一個。查究一下，才知道這位大隊長仁兄，原來是李逆製雞所部偽大隊長，因交出武器給拘捕起來的。

卅六個除了這「大隊長」來歷已明外，其他十分七以上是從惠陽等縣監獄裏移來的，他們是在內戰中被俘的，已坐了七八個月的牢；其餘「當復員的中共人員」還都半途被截留起來，三萬元復員費掠了，後員證撕碎了，經過一頓槍托拳脚毒打之後，被綁着押到廣州來。其中有一個小鬼，是東莞交通員，內戰中被捕，坐牢近六個月，已轉換了八個監獄，受了十一次重刑，兩次灌水兩次火烙，他的手指給夾爛了又長起來，兩邊肋骨着黑色的烙印。有兩個原是東縱油印技術人員，給打得變殘廢了。

「自動報到受訓」的消息發出不久之後，軍調會第八小組人員要報報返平了，特地要求到那裡參觀。行轅政治部馬上通知中營的負責人準備，將新編起的政治大隊的軍服，給這卅六個囚犯穿起來，並實行內外清潔一番。參觀者到來的時候，氣息而一怖的扣留所突然變得異常整齊，被刺刀，脚尖軍迫得透不過氣來的、犯們，也，得異的自由了。於是行轅的官長們給拍了一套「生活」照片，並在報章上專頁刊登。穿新衣，下象棋，說是「起居飲食和政治大隊人員一樣」，人們應該向長官們歌功頌德，以報答其「愛民如赤子」之心云。

「訓練」據已開始了一個禮拜，每天上午兩個鐘頭的「課」，內容如何不得而知。「教官」說了一大套之後，總要說兩句：「你們這次受訓只有三個月呀，三個月不是很容易過嗎？你們現在是第一批，將來還有第二批。你們現在聽得很不自然，不過人多起來之後就會慣的。……

傳說，第二批有百多人來。但傳說很久還沒有來，那倒不知是甚麼原因，恐怕各監獄裏的中共被捕政治犯已留下性命，廣州來享受行轅的「優待」和「保障」了。

響亮地掃出一消滅不了進犯軍不下火線，向蘇軍七戰七捷看齊！

十二時半，第一個戰號掠過天空，我們的大小炮和輕重機槍，齊向敵圍剿軍發射，接着，第二次戰號發出來了，勇士們像旋風一樣從東、東北、西南衝進大楊湖，穿過大營，衝進暗堡。排長王子和帶領他排弟兄，佔領某軍事要點後，蘇軍知道這是要命的一着，兇狠地向他們發動四次反撲，最後只留下他們四個人，依險堅持戰鬥。他們同聲誓言：「死了也不能把工事讓給敵人」！四位勇士終於用手榴彈打退了進犯軍。

蘇軍第三師師長（原軍長）魏錫田，這個內戰的老手，他看情形不好，急忙命令兩個營衛連和四輛坦克車來支援他的主力團——二十旅五

十九團，美製大炮四處亂轟，坦克車冒猛衝，但都無用，坦克車被打退，三百多警衛兵也在戰鬥中被俘了。

六日早晨，國民黨五架美製重轟炸機一架空中堡壘飛到大楊湖上空實施轟炸，企圖援助其被圍部隊。八路軍健兒更加憤怒，在炮火彈雨下猛烈衝鋒，在十分鐘後，九十五團團長已遭無名犧牲，以下二千餘官兵全放下了武器。師長趙錫田和師長八大處人員都被俘過。

第四十七、四十一、廿九、七十四等師將軍聞訊，向第三師兩翼增援過來，也分別被打垮滅滅了。萬二千餘人放下了武器。坦克、火炮、汽車、電台、機槍……閃光奪目的美式武器，貼服地躺在子弟兵的懷抱中。

被俘的蔣軍軍官送到軍區某地來，記者去會見他們，三旅八團機槍連連長李元春談起戰鬥的經過說：「天黑了，我們打槍打炮，一點聽不到八路軍的動靜，等到發現時，八路軍已到了我們的堡壘前，手榴彈和刺刀在眼前，要搶槍也來不及了。所以我們大家怕極了，只好全連放下武器」。副團長吳耀東道歉的說：「第二師、第三師、第四師，正說明八路軍是無敵的！第一師長魏錫田也很坦承：「在此次作戰中，第三師雖在美國幫助下，和飛機，但官兵厭戰，加以軍令指導錯誤，無可避免要吃敗仗。反觀八路軍則人心所向，指揮機動靈活，敵情用敵，士氣旺盛，勇敢，能攻能守，火力強大，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談個性及其他

——讀「一往無前」

我們時常會遇到這樣的人，他性情率性，無所忌憚；生活散漫，不近人情；對現實很不滿，談革命也興奮，可是老老實實做事却不願意的；自稱為革命家、文化人，以為由此可以自命不凡，特殊起來，不勞而獲，要他找個職業來解決生活叫他生活上檢點些嚴肅些，那便是「埋沒天才」——束縛個性」。在革命政黨裡，或在民主自由的地區裡，也不乏這樣的人：他會對一些同輩者深惡痛絕，會對一些事體大不如意，會對一些工作抵死不肯幹，或者幹得沒精打采，衍敷衍了事，甚至撒手不理，聽之由之，他自己的藉口，也是「個性」。這樣的藉口，似乎使人反對不得，因為只有反革命階層才是束縛個性的，革命團體為的是解放人類，誰能反對我的個性解放，誰敢束縛我的個性自由呢！這些問題，對於小資產階級，特別是知識份子和文化人，是很重要的問題，不在思想上解決了它，對自己的步進極大的障礙，對革命工作是一種損失。

個性解放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內容之一。要擺脫一切地上和天上的傳統權威的束縛，肯定人的獨立自由；推崇個人獨立思想，恢復人類自然情感；每個人要以自己的意識決定自己的問題，支配自己的行為，反對盲從，反對武斷，要求人的獨立，提倡人的自覺，這是反對封建統治的思想鬥爭，這個鬥爭往往成爲喚起廣大人民推翻封建統治的實際鬥爭的先導。但歷史事實證明着，束縛個性的是封建的政治經濟制度，個性解放必須以政治經濟的民主改革爲前提。因此，一切爭取個性解放的人，他如果只在空談，只在幻想，那是絲毫沒有用處。他如果不堅毅地參加實際的革命鬥爭，只「騷擾着自己的意識醒悟，就憑着這種精神的力量，來抵抗舊社會的一切襲擊」，他也只有失敗和痛苦。要真正爭取個性解放，就必須和廣大羣衆結合，和廣大的羣衆革命鬥爭結合，爭取政治的解放和經濟的解放。從五四時代到現在整整廿七個年頭，個性解放還沒有實現，幾萬萬人民還在法西斯暴政中呻吟，救死不暇，還談得到個性解放和發展嗎？這就是歷史的檢證。

黃安思

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推翻了封建制度之後，在初期人民的個性發展也確得到了一些自由，擺脫了某些封建的束縛，獲得了極少的一些政治權利和受教育的機會，那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所需要的原故，如果超出了資產階級利益的範圍，所謂個性發展，就是絕不容許的了。資產階級的統治，使廣大人民成了被剝削的奴隸，成了職業的奴隸，成了金錢的奴隸。產生在少數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權的基礎上的法西斯制度，那就更不用說廣大人民只成爲新式專制暴君的個人的奴隸，任何一點自由也被取消了。

由於人民的覺醒和共產黨的成長壯大，出現了新民主主義的時代，可就改變了這種歷史狀態。在新民主主義勝利的地區裡，人民大衆當權，經濟上翻了身，廣大人民有了政治自由和經濟改善，提高了文化，于是有了廣大人民的個性解放。一切束縛他們的身體和心靈桎梏解除了，他們原有的優良品質和豐沛的才能，一向被埋沒的，一下子便蓬勃地發展起來，豐采多姿，光輝奪目。那就說，在新民主主義實現之後，廣大人民的個性解放和發展就隨而實現，但這種個性發展，也有限制，就是一切要符合人民大衆的利益，超出了人民大衆的利益，或不利于人民大衆的事業的個性解放和發展，也還是被限制，被束縛的。這是集體主義的個性觀，和個人主義的個性觀完全不同，這也是說明發展個性和集體主義並不矛盾而是吻合一致的。一個建立了爲人民服務的集體主義的人生觀的人，他才具有真正的個性發展，在共產黨員來說，有堅強的黨性，才能真正充分的發展個性。因此，我們決不能抽象地談發展個性，更不能離開人民大衆的利益而談發展個性，符合人民利益，有利于人民解放事業的個性是好的，應該發揚光大；反之就是壞的，應該加以改正。在共產黨員來說，符合黨性的要求個性應該發展，違反黨性的個性應該放棄。

對於個性自由，有從兩方面來的歪曲；尤以從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方面來的歪曲爲害最大。他們把個性解放解釋爲自我中心主義。他覺得自己是從人羣中精選出來的人，是那樣的奇妙，別緻，不可缺少，因此，應該讓他有特殊的享受的權利，應該讓他比別人都過得舒服，愜意，與衆不同，愛怎樣就怎樣。只管自己的利益，不顧羣衆的利益，就是這種人的特點。這種人參加革命政黨，也自以爲用特殊的資格來參加，不能和其他黨員一樣看待，一樣分配工作，一樣生活待遇，一樣的守紀律服從

上級領導。他們以為這就是輕視了他，束縛了他。特別是文化人，他們不把文化工作看做黨的分工，而黨在實際需要不得不作另外的分工時，也應該服從。他們認為自己是文化人的資格來參加黨的，如果要改變他的工作（因為實際環境決定他不得不這樣改變的話），他就認為極大的錯誤；就是做文化工作，也常是愛怎樣做就怎樣做，不願意適應黨的需要和執行黨的政策。他們認為紀律是對子別的一般黨員才適用的，對他們就不必要，否則束縛了他的自由。在解放區裡，這種自我中心主義者也會不滿意，會覺得邊區的人個個都是差不多，太一致，太缺乏多樣性。他們會自以為高出羣衆一等，要羣衆特意供奉他們，而不是替羣衆謀利益。這種人在黑暗統治的地區裡，當然受壓迫，受痛苦，但是他們只有呻吟，只有抱怨，用自己的低微的呼喊來討人同情、憐憫他們這些落魄才子，但他們決不肯站出來和羣衆一起去改造現實。這種個人中心的個性觀，不但沒有什麼積極的意義，而且客觀上幫助了人民的敵人，如果他們走進解放區或參加革命政黨還死抱着這種毒害自己品質，阻障自己進步的思想的話。

★ ★ ★ ★ ★

一切革命工作者應該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即爲着人民的利益而一定要克服困難，一定要完成任務的堅決精神，這種精神不但要表現在轟轟烈烈的出生入死的戰鬥中，而且要表現在日常工作的理頭苦幹上。而人民中的英雄們往往只有前一個「一往無前」，而缺乏或輕視後一個。在戰場上和敵人搏鬥時，困難和阻礙是容易看得明顯，在日常業務工作中，困難和阻礙却比較容易忽畧。但實際上兩者困難和阻礙是一樣的，故一切革命工作者都須以同樣的勇氣來克服它，同樣需要忍受鍛鍊，學取經驗，不則不撓，不怕失敗。一句話，同樣需要「一往無前」的精神。

在日常工作中，所以容易缺少或輕視「一往無前」的精神，那是由於不能深刻了解這種工作的重大意義。在解放區裡，有些人沒有做起建設工作的能耐，那是由於他們還沒有接受內戰時期和抗戰時期鬥爭所證明的真理，還不能深刻了解中國革命雖然以武裝鬥爭爲主要形式，但是沒有根據地的建設工作，沒有打下根深蒂固的陣地，就決不能贏得戰爭，今天的自衛鬥爭也是如此。如果在和平民主真正實現之後，建設工作就更其重要了。像我們在黑暗的南方，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阻礙是非常明顯和日益嚴重的，爲了人民的解放，爲了和平民主，我們不是更應有比之前這爲堅忍的「一往無前」的精神來進行各項工作嗎？這些工作，當然比之解放區的

工作更爲複雜和困難，比之軍事鬥爭更爲繁重和迂迴曲折。工作的轉變使我們不習慣，我們更應該發揚「一往無前」的精神，沉澱苦幹，但是這種堅忍精神不就是我们許多工作者所缺少了嗎？

工作的困難，一部份是來自客觀環境，另一部份却存在於自己。遇到客觀環境上的困難時，在工作中表現消極，畏縮，精神沮喪，或中途退縮等等，都是脆弱，怯懦，勇氣、足的表现，也是革命責任心不夠的表现。但有一些人，他們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難並不大，甚或是很順利很輕鬆，應該可以把工作弄好的；可是他偏偏弄不好或不肯弄好。這通常是由于他們存在了不合乎實際的個人願望，他三心兩意，朝秦暮楚，不安於位妨礙了工作，這當然是革命責任心不夠的表现。其中，有所謂興趣和特長問題。有些人是因爲所負工作確是他所不熟不懂的工作，所以做起來吃力不討好，覺得困難，這是不能否認的。組織領導者分配工作，應該在最大限度之內，適當地安置他們，使他們各得其所，發揮自己的特長，培養個人優良的興趣，以便更好的爲人民服務。但是當由于革命的實際需要，必須要負起一種陌生的工作，而沒有更適當的人來代替的話，我們就必須克服興趣和特長的限制，要一定養成新的特長和新的興趣，這也是叫做「一往無前」的精神；這個要求更難于達到，但我們必須做到這種地步，才能成爲真正堅強的革命家。至于許多自高自大，不肯學習，慣于依賴他人；自己避重就輕，有困難的事不願當，有福享的就搶着要的人，他們當要推卸責任，文飾過錯的時候，也強調所謂「興趣不合」「非我所長」來做盾牌。這種人是個人打算太大，談不什麼「一往無前」的精神了。

陶端予辦楊家灣小學，這是新民主主義教育的光輝成就，同時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一個革命工作者，在爲人民服務的大前提下，完全可以克服自己的興趣特長的限制，養成新的興趣新的特長。她的辦學和教學方法豐富和提高了人民教育經驗；她從群衆中學習到豐富的群衆語言寫出了許多活的而又具體的教材；雖然她個人愛好的音樂歌舞的個性和原有的特長，也許不能獲得發展，但是她實際的爲人民服務，而大大的發展了另一方面的個性特長。她辦學的成功，是由于她下兩年不怕失敗的決心的「一往無前」的精神；是由于她本着這種精神而甘願改變個人的興趣與願望；本着這種精神放下知識份子的臭架子去虛心向群衆學習。這一切來自甚麼？最根本的一點當然是來自她的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人生觀，這是「一往無前」的精神的發祥地。



曼公 七 · 載連篇中 ·

七，林小亞勾結敵人發動內戰

暗殺吳勤司令後，林小亞和敵偽更密切勾結。急要消滅二支隊。一方面偽軍着着向西海的外圍推進，如碧江，古壩，三善，雞州等地均駐有強力部隊，另一方面林小亞則在偽聯防隊旗幟掩護下着着組織

對林頭舉行了一次強襲，這次強襲是利用大風雨天氣進行的，突擊隊伍一直衝鋒到街市中心才被發覺，在那裡展開了激烈的巷戰，一支隊一個班給圍困住，二支隊主力一部又對敵人作了反包圍，混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敵人才大量增援解了圍，這一役，敵人死傷數十人，在沙灣殲滅的時候，其餘長對部下訓話時曾垂涕而道：「二支隊是不能消滅的，而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草軍要征服中國也是不可能的啊！」

織基幹隊，並在林頭一帶建築工事，造成進攻西海的跳板，公開提出「勤共」的口號。二支隊圍結着曾馬濟，黎鉅，鍾添，何達成等極力阻止這些的進攻而不獲效果後，二支隊乃與曾馬濟部決定首先解決林頭偽聯防隊大仙同部，計劃粉碎這個敵頑進攻的跳板，以保障本身的生存，這就是林頭戰鬥。

第一次林頭戰鬥發生在六月，這次因曾馬濟方面配合得不好，雖然予偽聯防隊以相當打擊，並擊退了其反攻，但未能全部收復，僅佔據了其半幅地方。第二次的攻擊則完全不同了，經過兩日夜激烈的戰鬥，打下了十多個碉堡，將偽聯防

等部千餘共計三四千人同時向林頭、廣濛、北渡、黃蘆浦、龍浦等地進攻，一支隊和曾馬濟部以少敵衆，苦戰數日，卒被從上述各地撤退！當地戰鬥中，尤以廣濛戰鬥至爲悲壯，劇烈，在碉堡上，在大街小巷中，在河邊，在蔗林內，到處發生搏鬥、衝鋒、伏擊，游擊戰術在河裡發揮盡致，例如在蔗林中，敵人的炮彈、手榴彈和擲彈筒是密如雨下的，作戰的隊伍必須經常飛速轉移，東邊打後立即轉到西邊，西邊打後又飛往北邊，稍一留戀戰場，不祇要遭到敵彈集中射擊，而且會給敵人包圍殲滅！這一役中，敵偽死傷百餘人，消耗彈藥十萬發，二支隊及曾馬濟部死傷中隊級以下千餘人。

這一役後，一支隊與曾馬濟部的地區間聯絡便被切斷了，形勢一時陷於極度惡劣，跟着不久，林小亞又勾結敵偽發動新的陰謀，收買了土匪頭鍾添（曾馬濟的義兄弟）和呂銳又暗殺了曾馬濟，繳了他幾挺機關槍和兩門平射砲，佔據了他的防地（六區），偽軍則進佔了西海；新的黑暗時代降臨到順德人民的頭上，順德成爲敵偽頭牛鬼蛇神的魔窟了！

二支隊於失掉林頭前後，早就預見了未來局面的惡化，派出新的隊伍挺進馮南，曾馬濟被刺後又及時派出隊伍挺進南海，故西海失陷前，他的主力早已轉移，只留下少數部份堅持在西海外圍村落埋頭苦幹。

請購批評

歡迎定閱



梅塘血淚連篇

海鷗

梅塘是東莞東部邊緣一個鄉和寶安縣的公明墟接壤，是縣內有名的產谷地，一年的收穫可供三年的消費，大朗常平等地都是靠此地供給糧食。

抗戰時期，它是在東江敵後很著名的一個地方，在那裡的馬山山頭還留有敵人的衣帽和白骨，一九四四年的一個夏天，東江縱隊的健兒和敵人在這個山頭作了一次劇烈的爭奪戰，一天戰鬥的結果，敵人傷亡八十餘名，東江縱隊的健兒們也英勇犧牲了二十餘名，連政委也陣亡了連長受了重傷。自此次戰鬥之後，梅塘的馬山之名便不脛而走，東莞各地老幼相傳，歌頌這次英勇的戰鬥，使梅塘民衆更加明白惟有東江縱隊才能保衛他們的家鄉。

經過馬山戰鬥及幾次梅塘外圍戰鬥，梅塘不但保衛下來，而且天天走向安定和繁榮。抗日民主政權成立了，鄉統一小學也辦起來了，從前滿地泥濘的街道修整得乾乾淨淨了，經過減租減息後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富裕起來了，產谷數量提高了，有過世代冤仇的陳李二大姓也團結了，一百名堅強的民兵不但組織起來，而且自動參加過幾次對敵偽的戰鬥，鷄公山頂還留下抗日陣亡的民兵陳求興烈士之墓。

抗戰勝利以後，新一軍（當地民衆稱之爲新日軍）便代表國民黨反動派向人民「收復失地」，新一軍北調後，便由徐東來駐守。自此以後，梅塘面目全非，連篇血淚，民主政權自然是摧毀了，却成立了漢奸土匪鄉公所，正鄉長霍連誇會勾結偽軍陷害過抗日的副鄉長李寧，以前是剪徑偷牛的土匪。漢奸土匪和徐東來狼狽爲奸舉動大者有三樣德政：一是殘殺民兵抗屬並抄家勒索；二是強交軍谷徵實徵購；三是壓迫農民繳還所減租息。就在這三樣德政之下，梅塘人民攪得雞飛狗走，父離子散，家破人亡。以前參加過抗日的民兵，爲了怕受「抗日罪」，個個遠離家鄉。一個民兵陳衍秀因無力在外謀生，冒險回家，第二天便慘遭捕殺。不敢回家的，他的父母妻子也要受逮捕問罪，有的豬牛給牽走了，有的家屋被拆光了。從前做過民選鄉民的霍錦榮先生（已經在抗戰中病故），母親李氏被槍斃了，

被加上三項罪名：一是窩藏「奸匪」；二是教子無方；三是乘機發財。然而祇有梅塘人自己明白，霍錦榮先生是人民選出來的抗日鄉長，他們更清楚他的妻妹三人至今還在香港流離失所，他的母親不但沒有乘機發財，而且當霍錦榮先生死時還要全鄉募捐殮殮。乘機發財的不是她，正是目前的鄉長霍連誇，強迫農民繳還減去租息而發大財，六七百戶農民給弄到清清光光。最近徑口村二位紳耆黃子明（基督教傳教士）和黃潮日也給拉去弄死了。連那會贊助過創辦戰時中學的陳哲夫先生，至今也不敢回鄉。從梅塘一地，可以窺見東江全貌，也可想像到國民黨反動派在華中，華北，東北各地在武力「接收」人民主權的慘象了！我要代表梅塘人民向廣大讀者呼籲：抗日的民兵何罪？民選的抗日鄉長的母親何罪？同情抗日的開明人士何罪？

運動戰的打法是怎樣的？

……解放區的軍隊最近撤離了承德、集寧、淮陰幾個城市，一些熱烈關心解放區軍民自衛戰戰況的朋友，一時都焦急起來。我知道這是解放區的軍隊執行機動的運動戰，是爲了在長期殘酷的鬥爭中最後戰勝反動派，求得民族的獨立及和平民主的實現，但我却不能很具體的解釋給他們聽，所以想先生把運動戰的打法告訴我……

讀者潘坤上

潘坤先生：

人民的軍隊爲了戰勝裝備佔優勢的反動派軍隊，所採取的運動戰的打法，其主要特點是：沒有固定的防線，決不把自己的主力兵團死釘在一道防線或幾個據點上，而是運用輕裝的優點，保證「最高度的機動性」，「大踏步的進退」自如，攻守自主。所以決不分兵把口，決不斤斤於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拚掉主力，相反地，爲了分散敵人，困陷敵人，有時實行避實就虛，施以「請君入甕」之計，選擇適當的時間地點，集中優勢兵力火力，作戰役和戰鬥的速決。而暫時放棄的地方，則普遍發動地武和民兵，困擾擊和牽制敵人，積小勝成大勝，等到敵人疲敵削弱，主力則一鼓而殲滅之，恢復失地。今天解放區軍民自衛戰的戰畧方針，就是這種運動戰爲主游擊戰爲輔的打法。蘇中七捷、定陶大勝、陶海濤奇襲都是這樣打的。

——編者覆